DS
735
A2Y86
1771a
v. 42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0162
ASIAN COLLE[illegible]ON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三

宋依通鑑晉紀例不書南

高宗皇帝高宗南渡遷都依晉元帝例加序。

帝名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二帝北行。遂即位于南京。後遷都臨安。本餘杭郡。南渡後升臨安府。爲行在所。

丁未建炎元年。夏五月。康王構即皇帝位于南京。是爲高宗。大赦。改元。

呂好問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可追邪。宗室子崧。字伯山。燕懿王德昭五世孫。知淮寧府。聞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衆登壇歃血。同獎王室。

康王遣使擢為大元帥府參議官。子崧又移書訶斥邦昌。使其反正。並曉王時雍等。辭指激切。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奉迎。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矣。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不聽。克家至濟州勸進。王不許。張俊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早正大位。既而邦昌又遣蔣思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爾。非敢有他也。王復書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為邦昌受偽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急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

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邦昌又遣謝克家及王舅忠州防禦使韋淵。韋賢妃之弟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復以手書號太后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以馮澥爲奉迎使。邦昌自稱權尚書左僕射。率百官勸進。而退居于資善堂。克家等至濟州。王慟哭受之。命克家還京辦儀物。皇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畧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禍及宗祊。緬維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即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

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既發濟州。鄜延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來會。王以光世爲五軍都提舉。西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羣臣勸進者益衆。王命築壇于府門之左。五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畢。慟哭遥謝二帝。遂即位于府治。改元建炎。大赦。張邦昌及應干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敘。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

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張時泰曰高宗即位伊始而用非其人初政蓋可見矣。

尊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太后。遙尊母韋氏爲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

以張邦昌爲太保。封同安郡王。注見前。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

帝問宰執何以處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爲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遂有是命。尋詔邦昌宜如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參決大事。又加太傅。

耿南仲免。召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邦昌人臣稱帝僭逆顯然雖已畏禍自歸豈得原情廢法乃潛善輩心存左袒竟以金人所脅曲爲解釋而高宗亦復以異時金人有詞爲懼非惟不聲罪加誅轉位以三公尊之王爵刑賞倒置皆由怯懦而成以致顏岐論奏公然請覘金人所喜惡以爲黜陟高宗不過以已躬諷喻而不能示之顯罰其乘釁苟安無振作有爲之意已可概

綱再貶寧江。今四川夔州府。宋爲寧江軍。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爲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及是召拜右相。趣赴行在所。中丞顏岐字夷仲。晉人。復之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爲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覬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于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攀附之勞。擬必爲相。及召綱于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

徽欽兩朝一切委靡不振馴致于亡李綱欲悉按圍城中不能執節之罪非惟申嚴臣子大防且藉此可

莅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爲法

遣馬忠追擊金軍

尼瑪哈等旣去留萬戶尼楚赫屯太原副統碩格舊作部合今改後倣此屯眞定洛索圍河中棠克舊作棠哥今改後倣此進據磁相托卜嘉圍河間帝命忠及忻州觀察使張換將所部合萬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

馮澥免以呂好問爲尙書右丞

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尙書右丞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

以飭憲紀而佐維新之治邑好問詭辭沮止不過以曾受僞職冀爲自免地耳視從逆爲無關輕重且倡爲艱難含垢之言峻法滋懼之說則是怙終文過其心更不容誅矣

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綱乃止。

置御營司。

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命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而以王淵爲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爲左軍統制。張俊爲前軍統制。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

竄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梲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等于遠州。

詔以靖康大臣主和誤國。安置邦彥于潯州。徙敏柳州。懋英州。梲虛中望之。鄴皆以請割地。安置廣南諸州。又

以宣仁聖烈皇后保祐哲廟有大功。而姦臣造言誣謗。著于史牒。令國史院據實修正。播告天下。于是蔡確。蔡卞。邢恕。皆追貶之。已而御史中丞張澂。復論耿南仲誤國罪。帝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遂安置南雄州而死。

續綱目于南仲之竄。與邦彥等連名並書。考宋史。南仲安置南雄。在是年八月。不可合爲一事。今于綱內削南仲名。而附注其事實于目之後。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在金軍。不食死。

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事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文。何㮚。孫傅。後從淵聖帝至燕山。亦相繼卒。

金人破河中府。及解。絳。慈。隰諸州。

時馬忠。張換追襲金人于河間。黃潛善等復主和議。請

婁室見于金史列傳而宋史乃作婁宿二史成于一人之手不應彼此互異至續綱目他處皆從金史作室惟此仍依宋史更不免前後參差按宇文懋昭大金國志亦作室燃懋昭金人其稱名自爲可據而昔人編校之疎亦概可知因考覈以訂其舛

遣宣義郎傅雱爲祈請使。又令張邦昌作書貽二帥。仍用靖康誓書。畫河爲界。且下令不得下赦文于河東北。及河中府。詔止追襲兵。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至是金洛索按洛索原作婁室。已見前。茲因宋金二史及續綱目互異。經御批訂正。謹為聲明。以重兵壓河中。權府事郝仲連昌元人。力戰外援不至。先自殺其家人。城陷。與其子致厚皆死之。金人復陷單。密。二州。

以宗澤知襄陽府。

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青州人。于江州。

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

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振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豎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擊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于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强弱與將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

帝留之。乃罷所言職。安置江州。
六月。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
綱至。入見。涕泗交集。帝為動容。因奏曰。今日內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為金所惡。不當為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併出范宗尹。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

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

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不可行。宜悉改正。

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

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污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厲士風。

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

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猾。勢必復來。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

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

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

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

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

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其黨有差。

李綱以僭逆僞命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異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弒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

邦昌叛宋之罪高宗寧獨不知乃聞李綱討賊之說猶必歷詢宰執豈眞以其罪狀尚有可疑蓋其始高宗未嘗不慮邦昌挾可據之勢將不利于己故當其遣使奉迎時尙諭宗澤按甲觀變及邦昌身自勸進大位遂不勞而定高宗非惟不較其僭逆之蹟且陰德其擁戴之功則其終從寬放特因李綱執持大義

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于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旣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并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李擢。孫覿。于高梅永

知公論所在不得已而行之耳他日邦昌既誅旋即旨其親屬雖藉以悅金而其隱曲亦從可見甚可鄙也

金。都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左正言鄧肅請分三等定罪。博文。紹。以撰勸進文。及赦書。坐貶。

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鞈官。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

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諡忠愍。安國延康殿學士。鞈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

以李綱兼御營使。

綱既受命。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及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睦于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

能以成功。夫外禦彊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
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
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
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
聖。此謂規模也。至于當急而先者。則在于料理河北河
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
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河北所失者。
眞定懷衛濬。其餘諸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皆
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廷不因
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
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危迫無告。必且

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于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畧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于敵國之意。有能復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爲守。非惟絶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爲大將。因奏用之。

綱又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以此法團結。又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接牌以遣。

河北河東赦令久已不及一旦德音遍布人情自應翕然但謂因此而間有奏捷及金兵引去則不免粉飾太過且此已云高宗從李綱言廣示德意未幾而宗澤復以刑部指揮不得謄播赦文于河陝為言已自相矛盾可見紀載之不足盡信矣

子旉生。大赦。

皇子生。故事當肆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卹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于是人情翕然。間有以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

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官爵。

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

初。黃潛善白遣雱為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為通

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彊。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雱以往。且致書于尼瑪哈。是時。尼瑪哈專權。金主不能令。守虛位而已。斡喇布聞帝卽位。議歸上皇以講好。尼瑪哈未之許。會斡喇布卒。事遂中輟。

立沿河江淮帥府。

從李綱請也。凡十有九府。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帥府兼都總管。守臣兼鈐轄都監。總置軍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十七將。帥府置水兵二軍。要郡一軍。立軍號曰凌波樓船軍。造舟江淮諸州、

以張慤字誠伯河間樂壽人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

初慤爲計度都轉運使。帝爲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爲戶部尚書。至是。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慤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因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于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爲甲。五甲爲隊。五隊爲部。五部爲社。皆有長。五社爲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甲長以上免身役。所結五百人以上。借補官有差。有功或藝彊及都總首滿三年無過者。並補正官。論者以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詔集爲書行之。隸安撫司。慤善理財。錢穀利害。猶指諸掌。在朝謗議。有大臣風節。然議論可否。未嘗

張愨官樞府首尾一年所與同列自黃潛善汪伯彥諸奸者欲深鋤異己愨苟少以名節自持則議論之間必當立見齟齬乃周旋既久未嘗失歡則平日之依違闒茸已可概見且因劉豫鄉曲情誼上薦于朝遂致僭竊悖逆之漸尤不免于結黨樹私史稱其諤諤有大臣風節試何謂耶

失歡同列。時論善之。明年卒。

呂好問罷知宣州。

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汚僞命。不可立新朝。帝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賫帛書。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好問自懇。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賫書于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以恩封東萊郡侯。

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

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

宗澤忠義凜然屢戰克捷奉命留守東京賴以保全而前後所陳諸疏正論侃侃亦皆發于忠愛實爲宋室純臣且能援岳飛于刑罪之中遂成中興名將其明識尤有過人者

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于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

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
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
陛下急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為異議者不過如張邦
昌輩陰與金人為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偽楚為名
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别館澤奏曰金人
假使偽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
于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
諭澤竟縱遣之眞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
入攻之計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
復而于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
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于城外沿河鱗次為

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于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

李綱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彊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師于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于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

房琯陳濤斜之敗悞在用車徽宗時邪慾蔡京輩不知覆轍是徵復建兵車之議差運勞擾大為民患宗澤夙號知兵李綱達于事理何以亦有此舉雖其制用人推引與琯之仿古法驂駕者稍異然迂緩繁重馳突之捷不如騎兵擊刺之便不如步卒即盡其用亦止宜于守而不利于攻且當日徒有創造之煩未聞一收其效史謂渡江後沮洳險隘之地車無所施尚以綱之法不及竟用為惜豈知即用于中原亦適以示弱而不能制勝書生怯懦拘墟徒以捍蔽為足

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車製兩竿雙輪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施鐵裙以衛人足旁施鐵索聯可為營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二十人執兵器發車兩旁每車用二十五人）

以張所為河北招撫使

李綱欲用所以其前論黃潛善因從容與潛善言之使所冒死立功抵罪潛善許諾乃借所直龍圖閣（宋南渡後以直閣為庶官任藩閫監司者貼職亦謂之借職）充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

特而昧于奮勇剿勝之方冀宋堪一哂耳

黃潛善意奏招撫司之擾且言自置司河北盜賊益熾李綱言張所尙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豈由置司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綱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徠豪傑擢王彥字子才上黨人爲都統制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所以飛爲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

樵以致紊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擾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秋七月以王璦爲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

又以錢蓋爲陝西經制使

右諫議大夫宋齊愈以罪棄市

齊愈附黃潛善汪伯彥上疏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章擬再上其鄉人嗛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僞之罪而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

邦昌僭僞之議因齊愈書名而定其罪固無可寬然視王時雍吳幵莫儔范瓊之甘心從逆者情稍有間前此褫竄逆黨齊愈既已漏網即欲追論其事亦當

與時雍輩一律處分乃李綱駁其妄言時政遽爾重翻舊案寘之極刑實不免為私意所累且巨憝尚止投荒附從反行肆市輕重失備他日張浚劾奏遂據為口實不得謂非綱之自取也

者于是逮齊愈于獄齊愈不承獄吏曰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爾齊愈引伏遂命戮于東市

以范致虛知鄧州

李綱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遷都之意讀者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為亂跨州連

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荊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于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乃許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于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曹勛間關冒險遠致手書
高宗苛篤念親闈自當酬

罷四道都總管。

閤門宣贊舍人曹勛字公顯陽翟人以上皇手書至自金。

上皇在燕山謂閤門宣贊舍人管幹龍德宮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舊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

以爵賞留之左右以備詳詢卽其建議由海道迎還筆雖難行而言實無罪何執政必欲寘之外地高宗亦且棄之如遺乎蓋奉迎之說本非其所樂聞勛首陳正論而擯斥隨之其隱微于是不可掩矣

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

命都統制王淵等分討江淮羣盜。

自宣和末羣盜蠭起。至是祝靖。薛廣。党忠。閻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而掠單州。皆有潰卒數千爲亂。綱以招安則彼無畏憚。勢難遽平。乃白遣淵與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分討之。旣而光世遣部將

擊李昱。斬之。淵殺杜用。丁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自是少衰。時又有關中賊史彬。僭號稱帝。進犯興州。又趙萬張遇。皆以潰軍爲盜。萬襲常州。執守臣何袞。遂陷鎮江。知府趙子崧遁保瓜洲。遇自淮西渡江。縱掠池州。驅丁壯以益其軍。未幾。王淵誘萬誅之。明年。淵復招降張遇。以其兵萬人屬韓世忠。史彬寇漢中不克。引兵欲取長安。曲端遣吳玠擊斬之。曲端。字正甫。鎮戎人。吳玠。字晉卿。隴干人。徙永洛。

金初稅牛具。續綱目繫于靖康元年十二月。今依金史太宗紀。

每牛三頭爲一具。每具賦粟五斗。

八月。杭州軍亂。

軍校陳通作亂。執帥臣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等。命

御營統制辛道宗討之。兵潰于秀州。尋以王淵爲制置

盜賊使。淵入杭州。執通等誅之。陳通之叛也。知秀州權兩浙提刑趙叔近以數

騎入城中。諭以禍福。衆感服。叔近因請赦之。臺諫不可。事遂寢。已而王淵兵至。淵與叔近有宿憾。旣誅通。遂誣叔近通賊。奪職。拘于州。以朱芾代之。芾殘虐。軍民怨憤。明年。小校徐明囚芾。奉叔近領郡事。叔近撫定之。請擇守臣于朝。奏未達。朝廷命張俊致討。俊。淵部將也。希淵旨。以叔近從賊。遽殺之。明等見叔近死。乘城縱火。俊斬關入捕明。送行在。後臺臣有訟叔近寃者。詔贈官。趙叔近。秦悼王廷美五世孫。

元祐太后如揚州。

帝從黃潛善汪伯彥言。將幸揚州以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衞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以李綱黃潛善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于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

傅亮奉命經制不知勵衆遄征徒爾逗遛曠日已不得謂之盡心王事不過畏懼金兵不敢輕進託言持重耳如此怯懦之人奚堪

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于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

更號元祐太后曰隆祐太后

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請易以所居宫名從之

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罷李綱提舉洞霄宫

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爲逗遛令東京留守宗澤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爲之請潛善等不以爲然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

後傳贊李綱特以己所厭則曲為迴護忿色力爭則不免因私廢公矣且後此永興淪陷亮首先奪門而降綱猶于知人其能無愧于心乎

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為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于進退。于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

禍非所恤也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法之遂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止提舉洞霄宮綱在相位凡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蠭起矣

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字德明崇仁人

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揭示綱請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途中不知

事體。宜以後說爲正。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遂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如厠。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我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于市。四明李猷贖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

許翰罷

李綱既罷。翰言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

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于市。吾在廟堂可乎。乃爲東。澈著哀辭。而八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九月。封子旉爲魏國公。

安置河北招撫使張所于嶺南。

都統制王彥等渡河。敗金人于新鄉。注見前。進次太行。太行第三陘曰白陘。在衛輝府輝縣西。金人圍之。彥兵潰走保共城。注見前。彥帥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于侯兆川。亦曰侯趙川。在輝縣西北。有關。重山四障。險隘天成。飛身

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其將拓䟦雅爾烏（舊作耶烏今改後倣此）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爲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爲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散去彥獨保共城西山（即太行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文獻通考王彥聚兵太行山皆涅其面曰誓殺金賊不負趙皇故號八字軍與此稍異）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

邦昌當誅之罪方僭逆時已無可寬使早肆市朝申大義于天下豈不足以快人心而勵臣節乃因循不斷顯戮久稽至此乃假褻狀之事介自引決高宗此舉可爲兩失之矣

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被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

張邦昌伏誅

初邦昌僭居禁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至是事聞下李氏于獄詞伏詔馬伸如潭數邦昌之罪賜死併誅王時雍等

金盡破河北州郡。

金多昂摩破河間府雄州。達賚（後改名昌。穆宗之孫。）破祁保州永寧順安軍。（二軍皆宋置。永寧今保定府蠡縣。順安今保定府高陽縣是。餘注俱見前。）惟慶源府邢洺冀磁相州。久之乃破

冬十月。帝如揚州。

先是。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會金人攻河陽汜水軍。許景衡（字少伊。溫州瑞安人。）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詔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壁。招訓民兵。以備海道。又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修城池。至是。諜者言金人欲犯江浙。詔暫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有敢妄議惑衆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宗澤上疏。極言京師不可棄。

黃潛善汪伯彥贊議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為黃汪所抑二人每見澤奏至皆笑以為狂于是帝决意幸揚州十月朔帝登舟時兩河雖多破于金而其民懷朝廷恩所在結為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閭勍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

十一月竄故相李綱于鄂州

尋責授單州團練使安置于萬安軍今瓊州府萬州宋為萬安軍

遣朝奉郎王倫使金

詔選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倫出應詔乃假倫刑

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副之。至雲中。見尼瑪哈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倫邀說百端。尼瑪哈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先是。淵聖自雲中從燕山。始與太上皇相見。居于愍忠寺。至是。並遷于霫郡。霫古溪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既至。居相府院。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糧。監視嚴密。死者甚衆。

知密州趙野棄城走。為其下所殺。野見山東盜賊充斥。帝如淮甸。乃攜其家棄城走。軍校杜彥等乘間作亂。自為知州。遣人追野殺之。

十二月。金人分道南下。遂破西京。留守孫昭遠走死。河東經制使王𤫊引兵遁蜀。金人聞帝如揚州。起燕京等八路民兵。分二道南侵。尼

瑪哈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尼楚赫等攻漢上。鄂爾多後改名宗輔。金太祖之子。世宗之父。按鄂爾多。舊作訛里朵。今改。後仿此。烏珠。後改名宗弼。太祖第四子。按烏珠。舊作兀术。今改自燕山由滄洲渡河。攻山東。分阿里富埒渾海蘭路烏勒呼多懽山人。按富埒渾。舊作蒲盧渾。海蘭路烏勒呼多懽山。舊作曷懶路烏古敵昏山。今改。軍趨淮南。洛索與薩里干和勒博散之子。後改名杲。按薩里干。舊作撒離喝。和勒博散。舊作瑚魯補善。今並改。哈富舊作黑鋒。今改。自同州渡河攻陝西。尼瑪哈至汜水關。孫昭遠南走。為叛兵所害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烏珠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洛索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冰過。破同、華州。沿河安撫使鄭驤字潛翁。信

州玉山人。赴井死。遂破潼關。王瓔棄陝州。引兵遁入蜀。中原大震。

戊申二年。金天會六年。春正月。帝在揚州。

金人破鄧州。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汲。字直夫。眉州丹稜人。死之。京西州郡皆破。

尼瑪哈諜知鄧州將爲行在所。命尼楚赫急攻之。致虛遁。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敵至。皆死鬬。矢如雨下。軍中請汲去。汲不聽。遂死之。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偫甚多。悉爲金人所有。又分兵破襄陽均房唐汝陳蔡鄭州。潁昌府。悉遷其民于河北。通判鄭州趙伯振。太祖八世孫。知潁昌府孫默。知汝陽縣郭贊。宋史忠義傳作汝陽丞。皆不

師而歹。

金將烏珠侵東京。宗澤敗之。

金烏珠自鄭抵白沙（鎮名。在開封府中牟縣西。）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方對客圍棊。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尼瑪哈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

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剿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師。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

金人破永興。軍經畧使唐重。字聖任。眉州彭山人。死之。

洛索既破同華諸州。遂圍永興。時京兆兵皆為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成。克成報之曰。汝能以身徇國。吾含笑入地矣。及金兵圍城。重

與守臣曾盟死守。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重遂與副總管楊宗閔（存中之祖。）提舉軍馬程迪（字惠老。開封人。）提點刑獄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逵之子。）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經畧主管機宜文字王尚等七人俱死。

東平軍校孔彥舟（字巨濟。相州林慮人。）作亂。渡淮寇黃州。

彥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帥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而南渡淮。犯黃州。久之。彥舟犯荊南。詔諭降之。以為湖北捉殺使事在明年十二月。

金人破濰州。知州事韓浩（琦之孫。）死之。

鄂爾多使多昂·摩攻濰州。知州韓浩率衆死守。城破。與通判朱廷傑皆力戰死。金又入青州。尋棄去。

汪黃誤國朝野共知自李綱罷相廷臣遂無敢抗論其過及陳東以諸生言事見誅衆人益復箝結相戒成章以宦豎之微乃能直陳無隱可謂庸中佼佼然至楊園與詠于寺人朝局益不可問矣高宗猶復怒其訐直輒予投荒何其迷而不悟耶

竄內侍邵成章于南雄州。

時所在盜起。汪伯彥。黃潛善匿不以聞。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怒。除名。編管南雄州。

以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知濟南府。

豫爲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地眞州。注見前。張愨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

金人侵熙河。都監劉惟輔涇州人。逆擊于新店。地名。在秦州西。破之。

考宋史高宗紀。新店之戰。在是年正月。張嚴之敗在四月。續綱目併書于二月。而于三月尼瑪哈焚西京條目云。尼瑪哈道聞嚴已死。則嚴之死。又似在四月以前。本紀所書恐不足據。然新店之戰。則在正月無疑。今依之書綱。而以張嚴之死。分注目下。

洛索既破永興鼓行而西秦州帥臣李績降兵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畧使張深遣惟輔以精騎二千人禦之夜趨新店金人恃勝不虞黎明軍進惟輔舞矟刺其帥哈富洞胸墮馬死金人奪氣既而深更檄隴右都護張嚴往追之嚴追洛索至鳳翔竟上銳意擊敵至五里坡洛索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戰不利死之五里坡在鳳翔縣西

二月河北盜楊進等降于宗澤

楊進聚衆三十萬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

EAST ASIAN LIBRARY

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

金人破淮寧。知府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死之。

金人晝夜攻城。子韶率軍民固守。遣人詣宗澤乞援。未至。城破。金人欲降之。子韶罵不屈。遂為所殺。闔門皆遇害。事聞。賜諡忠毅。初。金兵至淮寧。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

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于真定五馬山。在正定府贊皇縣東。山有五馬石。因名。奉信王榛。徽宗第十八子。以總制諸砦。

擴奔五馬山砦。聚兵得信王榛于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兩河遺民。聞風響應。

二月。金尼瑪哈焚西京而去。統制官翟進字先之。河南漢陽人。復之。詔以進為京西北路安撫使。

尼瑪哈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洛索。盡焚西京廬舍擄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部萬人受詔赴西京捉殺盜賊尼瑪哈復留烏珠屯河陽以待之翟進得以其衆復西京宗澤奏進爲京西北路安撫使詔從之。

尼瑪哈在道聞張嚴已死。遂自平陸渡河。還雲中。既而烏珠來攻西京。進與韓世忠迎戰而敗。世忠收餘兵南歸。進復集鄉兵與戰。屢敗之。殺其將翟海。乘勝遂入洛陽。金師益至。斧門而入。進與巷戰。金人引去。時烏珠等聞尼瑪哈渡河。亦留兵戍河陽。北還。

知中山府陳遘爲其下所殺。金人遂破中山。

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絕。人皆羸困。不能執兵。知府陳遘欲盡括城中兵力戰。部將沙振潛衷刃入府。害遘及其子錫等十七人。振出。爲帳下卒所殺。捽裂之。身首無

EAST ASIAN LIBRARY

餘。城破。金人見遘尸曰。忠臣也。斂而葬之。

夏四月金洛索侵涇原經畧使曲端使吳玠擊之洛索敗走同華。

洛索既破張嚴勢益張。引兵侵涇原。曲端使吳玠逆擊于青溪嶺在平涼府涇州西南。士殊死鬬大敗之。金人遂東走同華。

石壕鎮名。在陜州東南。唐杜甫詩暮投石壕村即此。尉李彥仙復陜州。

金人得陜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時彥仙保三觜屢敗金師。破其五十餘壁以計復陜州及絳。解諸縣事聞。詔彥仙知陜州兼安撫使。

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

李彥仙以一尉而能破五十餘壁可見忠義激發人人足以自効彼為大將擁重兵而望風奔潰者實彥仙之罪人也

帝初卽位。除時工部侍郎陛對。言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者。除兼侍講。以老連章丐外。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宮。旣而以本官致仕。初時在東郡。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旣渡江。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

以信王榛爲河外兵馬都元帥。五月。下詔還京師。不果。

時宗澤招撫羣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約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爲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于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姦邪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姦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

前儒謂高宗非不知和議之不可恃恐二帝果還于己有不利耳此言實洞見其肺腑觀李綱宗澤等屢請還京言之懇切而卒不見聽及一聞信王入汴即有擇日還京之詔于仇讎則甘心避之于兄弟則投袂爭之其忌刻出于天性乃知前論固不爲過當也

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士氣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至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帝乃降詔擇日還京。既而不果。

許景衡罷尋卒。諡忠簡。

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間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爲異己。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議爲景衡罪。罷之。景衡行至瓜洲得暍疾卒。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爾。

定詩賦經義試士法。

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

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記數各取通定高下。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

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降金。

虛中時竄韶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于金時金人方興兵南侵已留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之歸虛中曰奉命北來求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留時金國初建制度草創頗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即受之遂與韓昉字公美燕京人俱掌制

詔御營統制韓世忠會宗澤以禦金王彥引兵屯滑州。

EAST ASIAN LIBRARY

時得報。金人分道渡河。詔世忠與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即以彥為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畧。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趨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眞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沙店城。今在衛輝府滑縣西南。

金洛索大掠而東。遂破絳州。

初。宗澤承制。以王庶字子尚。慶源人。為陝西制置使。曲端為河

東經制使未幾錢蓋聞金破長安檄庶兼節制環慶涇原兵既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不欲受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人至淸溪嶺爲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金史地理志鄜州宋置康定軍節度庶急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水峽在西安府同官縣東北兩崖峻削道從石峽中行至爲險阻舊設金鎖關于此斷其歸路金人遂去曲端乘寇退復下秦州端雅不欲屬庶會延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庶猶以書約似貢欲逼餘寇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似貢竟不應時絳州猶爲國拒守洛索還軍破之既而詔以王庶節制陝西諸軍曲端爲都統制會陝西撫

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庶遺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禍大而迫。方此虜挫銳于熙河。奔北于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紀極。占據同華。畏暑休兵。閣下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亦可以驅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亮不聽。

六月京畿淮甸蝗。

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諡忠簡。以杜充字公美。相人。代之

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懣至此。汝等能殲敵。則吾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都人號

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爲。于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未幾。楊進。丁進。王善等。相繼皆叛。楊進掠汝洛間。衆至數萬。翟進擊之。追奔數十里。馬驚墜塹。爲賊所害。已而楊進南走。翟興邀擊于魯山。進中流矢死。餘衆悉潰。丁進寇淮西。劉正彥誘降之。尋爲王淵所誅。王善與叛將張用。駐京西。兵馬連亘光壽。千里不斷。所至擄掠一空。翟興字公祥。進之兄。劉正彥。法之子。

八月。作御寶。

金之入汴也。九寶惟大宋受命寶及定命寶在。于是帝作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後紹興元年。復作大宋中興寶。

貶殿中侍御史馬伸監濮州酒稅。卒于道

仲自湖南還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授衛尉少卿。仲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仲言事不實。送吏部責監濮州酒稅。趣使上道。仲怡然襆被而行。竟卒道中。聞者寃之。仲學于程頤。勇于爲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以趙子砥太祖後令珦之子。知台州。

子砥至燕山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畧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眞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

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餧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

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字伯友雄州歸信人。叛。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之。

光世至光州。大破成衆。招降二萬餘人。成遁去。已而成黨郭仲威攻陷淮陽。成轉掠淮北。陷泗州。遂據其城。帝降詔撫諭。命成知泗州事。未幾成復陷滁州。殺安撫向子伋。及諸官屬。時又有淮盜劉忠。攻陷舒州。通判孫知微被執。不屈。忠怒。臠而食之。事俱在明年。

金主廢宋上皇爲昏德公。靖康帝爲重昏侯。徙之韓州。遼置元省。故城在今奉天府開原縣東北。二帝赴上京。金主命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于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爲昏德公。靖康帝爲重昏侯。未

幾徙之韓州。令下之日。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騫等
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惟
秦檜不與徙。依達賚以居。達賚亦厚待之。
九月。金將鄂爾多襲破信王榛于五馬山砦。遂會尼瑪哈
南侵。
初。馬擴自五馬山詣行在。黃潛善汪伯彥疑其非眞。及
行。授密旨使稽察信王榛。且令擴聽諸路節制。擴知事
不成。遂留大名不進。金鄂爾多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
攻五馬山諸砦。斷其汲路。諸砦皆陷。榛亡走。不知所終。
鄂爾多既破諸砦。探知擴兵南來。使人馳會尼瑪哈。未
至。鄂爾多敗擴軍于清平。尼瑪哈聞之。遂由黎陽渡河。

浚前此劾罷李綱久為汪黃之地已屬巧于迎合而建都杭州之議復首自浚倡之蓋高宗意在幸浙浚已窺測而知故婉言之以發其端亦其工于立說耳然浚他日銳意出師尚知盡心國事而致身之始乃由詭遇豈非熱中之為累乎

與鄂爾多會兵以攻澶濮。

冬十月。隆祐太后如杭州

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字仁仲隆祐太后兄子）。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正彥為扈從都副統制。

知濮州楊粹中（正定府人）。襲破金尼瑪哈軍。十一月。金人破濮州。粹中死之。

尼瑪哈鄂爾多合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尼瑪哈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破。粹中被執。竟不屈而死。是月。金烏珠破開德府。守臣王棣死之。又破相州。守臣趙不試死之。（趙不試。太宗六世孫。）

金洛索破延安王庶使曲端將兵救之端次于襄樂（漢縣屬上郡後魏徙置于北地郡故城在今慶陽府寧州）不進庶至京兆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託辭不行庶無如之何令還端涇原時金洛索渡河諜知庶端不協乃併兵攻鄜延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冰渡河犯晉寧（今陝西葭州宋元符初置晉寧軍）侵丹州（注見前）又渡清水河（注亦見前）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兵禦之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宋縣今屬邠州）庶自移文趣端進端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兵迂道自邠之三水（漢縣屬安定郡後魏徙置于栒邑今縣屬邠州）與玠會于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援知興元府王燮亦將所部兵赴

之。比庶至甘泉。唐縣。今屬延安府。延安已破。通判魏彥明不屈而死。彥明。爾封

人。庶無所歸。以兵付璆。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猶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副。端彌不平。見庶。問延安失守狀。謀殺之。不果。乃拘其官屬。奪其節制使印。會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時王璆將兩軍在慶陽。端使其統制張中孚往召之。曰。璆若不聽。則斬以來。會璆已去。追之不及。張中孚。字信甫。張義堡人。

金始撰國史。

女眞初未有文字。尼瑪哈好訪問女眞老人。多得其祖宗遺事。及金主嗣位。韓昉輩皆在左右。文學之士。稍見拔擢。至是。詔採摭遺言舊事。以備國史。命烏延後改名勗。字勉道。穆宗盈格第五子。按烏延舊作烏野。今改。後倣此。與耶律迪越掌之。

EAST ASIAN LIBRARY

以魏行可建州建安人。假禮部侍郎使金軍。

行可應募使金軍。見金人于澶淵。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嘗貽書金人。警以不戢自焚之禍。竟卒于金。

朝享祖宗神主于壽寧寺。

郊。大赦。

金人侵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字彥猷。衢州建安人。拒禦之。知府州折可求叛降金。

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金結和。抑其所請。金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既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圍之三月。

嶽言屢破郤之。至是。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人。洛索聞之。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爲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三州降金。可求與嶽言連姻。金人使招嶽言于城下。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嶽言引兵擊金人。大敗之。斬洛索之子。

十二月。劉豫叛降金。

達賚圖濟南。劉豫遣子麟禦郤之。達賚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欵。

金鄂爾多破北京。提刑郭永元城人。死之。

鄂爾多攻大名急。守臣張益謙欲遁。永曰。北門所以遮

高宗信任汪黃幾如宣和之寵用京黼惟時可求劉豫相繼叛降李成劉忠共起爲盜而河北山東諸郡縣多入于金皆事之顯而易見者乃因二人朦蔽罷若罔聞聽其擅權縱横方自謂命相得人冀資左右

粱宋。敵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縋死士。告急于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破。益謙與轉運判官裴億迎降。鄂爾多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永不從爲辭。鄂爾多遣騎召永謂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鄂爾多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降乎。鄂爾多怒。倂其家屬皆殺之。

以黃潛善汪伯彥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顏岐朱勝非爲門下中書侍郎。

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羣盜蜂起。而潛善伯彥旣無謀畧。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

輔弼之益。愕瞀者此豈復可望其有恢復中原之志哉

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為李成餘黨。無足慮者。

金尼瑪哈破襲慶府。今兗州府。宋政和中為襲慶府。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尼瑪哈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尼瑪哈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

以禮部侍郎張浚參贊御營軍事。

浚極言金人必來。請豫為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為過計而笑之。命浚參贊軍事。與呂頤浩教習河朔民兵。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四

宋

高宗皇帝

己酉建炎三年（金天會七年。）春正月河北制置使王彥致仕。

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親率兵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

金尼瑪哈破徐州知州事王復死之。

金人圍城。復與子倚率軍兵力戰。外援不至。城破。復謂尼瑪哈曰。死守者我也。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尼瑪哈

韓世忠方會兵援濮其兵力必不甚微臨陣果奮勇爭先未嘗不可以寡敵衆卽不能與戰豈并不足自守何遽棄軍而走坐使金人乘勝長驅乎高宗自是不復再至江北偏安之局實成于此世忠名將畏葸尙然劉光世之望風輒潰更不足責矣

欲降之復嫚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

韓世忠會兵救濮州。至沭陽。後周縣今屬江南海州。兵潰。金尼瑪哈遂入淮泗。

世忠屯淮陽。北周縣後廢故城在今泗州。會山東兵以援濮州尼瑪哈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衆寡不敵夜引還尼瑪哈躡之至沭陽世忠棄軍走鹽城。本漢鹽瀆晉更名今縣屬淮安府。衆遂潰張遇戰死尼瑪哈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趨淮東入泗州。

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潰走還金尼瑪哈遂破天長軍。本唐縣宋改軍尋仍為縣今屬泗州。帝奔鎮江。

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阻淮以拒金人敵未至而軍自

潰尼瑪哈至楚州守臣朱琳降遂乘勝而南破天長軍內侍鄺詢報金兵至帝即被甲乘騎馳至瓜洲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時汪伯彥黃潛善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蒼黃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司馬卿黃鍔至江上軍士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鍔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是日金將馬武舊作馬五今改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太常少卿季陵字延仲處州龍泉人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城

中烟焰燭天陵寢爲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

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

帝至鎮江宿于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乞留蹕以爲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爲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命留朱勝非守鎮江以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充行在五軍制置使控扼江口

續綱目于帝意遂決下作以頤浩爲江淮制置使與行在五軍制置使劉光世駐鎮江考宋史高宗紀二月癸丑以吏部尚書呂頤浩爲資政殿大學士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充行在五軍制置使是江淮制置使乃劉光世之官綱目誤系于呂頤浩殊爲疎謬再考高宗紀是月庚申次崇德縣拜呂頤浩兩浙江淮制置使續綱目既誤書于前又複書于後一官再命尤爲舛錯今依本紀改輯而于頤浩爲資政殿大學士不另立綱

附注于此。是夕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今蘇州府宋為平江府。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浚副之。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五代吳越縣今改石門屬嘉興府。時呂頤浩從行。卽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張俊以兵八千守吳江。吳越縣今屬蘇州府。

遣閤門祇候劉俊民使金軍。詔錄用張邦昌親屬。仍命俊民持邦昌貽金人約和書藁以行。

金洛索破晉寧軍。徐徽言死之。

洛索破晉寧軍。徽言據子城拒戰不勝。欲自殺。左右持之。金人猝至。挾徽言以去。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洛索殺之。統制孫昂子。翊之

李綱既退。未聞金人因而罷兵。則罪綱以謝金之說。謬妄已可槩見。況前此顏岐論奏。高宗曾斥其非。乃因潛善欲排異己。遂從其說。使綱不得與于赦令。何其自相矛盾耶。

及士卒皆不屈被害。事聞。贈徽言晉州觀察使。諡忠壯。洛索遂進破鄜坊二州。又破鞏州。

帝至杭州。赦。

帝駐蹕杭州。即州治為行宮。下詔罪已。求直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撫淮甸。破金人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荊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為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豫備遷徙。是為下策。若倚長江為可恃。幸金人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金人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至此後悔。是為無策。擴累數千言。皆切事機。

金人焚揚州而去。

呂頤浩遣陳彥渡江襲金餘兵復揚州。

黃潛善汪伯彥以罪免。

潛善伯彥至杭州聯疏言艱難之時不敢具文求退。續綱目作聯疏求退今依宋史本傳。中丞張澂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切齒而帝不悟伯彥則居位日淺論者或末減其罪云。

贈陳東歐陽澈官

仍官其親屬一人恤其家。又召馬伸赴行在時伸已卒。詔贈直龍圖閣。

王淵督船江上玩誤濟軍且怨劉光世之言擅殺皇甫佐以卸過實罪所必誅不聞高宗治其罪徒轉遷顯職賞罰已爲倒置且欲以免進呈書押掩飾調停尤爲謬舉雖賊臣倡亂不盡由此而措施失當實釀禍之一端也

三月日中有黑子。

以朱勝非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命張浚駐平江。

以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

先是帝渡江。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不誤。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餘不能濟。淵忽其言。斬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始經畫。已無所及。遂失諸將心。至是制下。諸將籍籍。帝乃命淵免進呈書押。

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劫帝傳位于魏國公旉。請隆祐太后臨朝。

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遷顯職。心不平之。而劉正彥

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上。二人因相結。時內使康
履藍珪。侍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嫉之。
會內侍臨浙觀潮。供帳遮道。傳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
沛至此。猶敢爾耶。中大夫王世修。亦嫉內侍恣橫。言于
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傳等疑其由
內侍以進。遂與世修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時
以劉光世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傳正彥。令
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捽下馬。誣以結宦者
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傳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于
行闕。分捕內侍皆殺之。履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
急趨樓上。詰傳等擅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守宮門。引

傳黨入內奏曰。傳等不負國家。止爲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傳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傳等問故。傳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曾擇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重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傳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逾時傳兵不退。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傳即于樓

下腰斬履。臠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并捕捋斬之編管藍珪于遠州。帝諭傅等歸營。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樓下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卽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傅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楹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

朱勝非日擊賊入陵逼乘輿不能奮身紓難縋樓往返徒代賊傳言未聞有所捍禦已乖大臣安危相倚之義及隆祐太后出門宣諭義正辭嚴勝非在側使能乘此曉解示以禍福安兒不可折羣賊之氣以杜泣諫乃始終卻曰不語雖明太后詔讓傅爾嘿然轉請高宗手書禪詔致成廢立之變誠不知其是何肺腸何在姑就求濟以徐圖謂從之亦權宜應變之方

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為天下主。奉皇子為帝。后曰。今彊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勝非還白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帝乃即坐上作詔。禪位于皇子。而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傅等麾其軍退。于是皇子旉即位。太后垂簾決事。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為睿聖宮。是夕。從帝居之。大赦。改元明受。加傅為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為武成軍節度使。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獨對。而日

碩事已經旬並無討賊之討又未嘗約在外握兵諸將以協力勤王使非張浚諸人慷慨誓師迅爲匡復勝非將遂安心坐視耶觀其所建白不過曰引賊黨同奏以弭其疑舍此別無籌畫是惟知一身免禍于國事究何所賴繩以春秋之法亦豈能逃同惡之誅乎

引傳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傳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乃止

張浚呂頤浩會兵討賊

改元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僞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俊見浚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

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于浚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子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上皆感厲張浚又念傳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節制司參議官馮轓（字元通後賜名康國遂寧府人）請行浚遣之至杭見傳等折以正義。令早反正劉正彥遣轓約浚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苗傳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讋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鹽城出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梁縣。今屬蘇州府。）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

之世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于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疾不行而大修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爲質朱勝非紿傅曰不若遣之使逆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爲安國夫人俾逆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兒眞無能爲也張浚復遣馮轓往杭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

恐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注見前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謫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浚等皆不受頤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迓之咨以大計頤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輓幾陷腥羶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聲傅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遊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以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字漢老濟州任城人鄭瑴字致剛建州人並同簽書院事浚頤浩等發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卽尊位傅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爲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

進者使此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邴張守（字子固常州晉陵人）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傅正彥鐵券傅等遂帥百官朝于睿
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逵曰趙氏安苗氏危矣

金以劉豫知東平府節制河南州郡

時京東諸郡多入于金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鄂爾多還屯濱州（注見前）尼瑪哈歸至東平命逵賚屯兵衝要以鎮撫之

王復故將趙立（徐州張益村人）復徐州

初徐州既破都虞候趙立戰死復蘇求王復尸瘞之陰

結鄉民爲收復計及金師北去乃帥殘兵邀擊大敗之遂復徐州事聞詔以立權知州事時山東爲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聞

夏四月帝復位詔張浚知樞密院事

太后下詔還政朱勝非帥百官詣睿聖宮親掖帝乘馬還行宮與太后御前殿垂簾復以建炎紀年以苗傅爲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越四日太后撤簾

呂頤浩張浚敗賊將苗翊于臨平苗傅劉正彥夜遁頤浩浚入杭州

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

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為陣中流植
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
衆少卻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
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于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
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
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即今北新關在杭州府仁和縣北傅正彥
急趨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遁走犯富
陽注見前新城三國吳縣今屬杭州府二縣將趨閩中頤浩浚入城
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頤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
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
聞貶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

朱勝非既不能弭患于未萌復不能靖亂于臨事及諸將戡定禍息實無顏復居政府顧其乞罷時雖舉呂頤浩張浚以代而一則譏其練事而暴一則謂其喜事而疏力爲貶抑隱然有二臣皆不己若之意則其居位戀棧肺肝已不可掩而所爲引過求退特藉

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尙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于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貶。

朱勝非免。以呂頤浩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帝初復位。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變。義當卽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疏。帝曰。浚太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同位顏岐。門下侍郎。王孝迪。中書侍郎。張澂。尙書右丞。

以壯衆人之口非眞能負疚自劾也

盧益同知樞密路允廸簽書樞密等俱免而拜頤浩右相復以劉光世爲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爲御前左右軍都統制勝非尋落職居張澂于衡州

禁內侍干預朝政

詔內侍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軍干預朝政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如違並行軍法

重正三省官名

自元豐新官制三省不置長官以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分班奏事獨中書取旨門下雖爲首相不更與聞事俱具前續綱目敘次重複今刪節改輯元祐初司馬光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頤浩言詔左右僕射並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爲叅知政事。省

尚書左右丞。

帝如江寧。

既至。改江寧爲建康府。

冊魏國公旉爲皇太子。

五月。以張浚爲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

浚招諭劇盜薛慶于高郵。慶降。浚因留撫其衆。或傳浚被執。呂頤浩等請罷浚。帝從之。越十日。浚還。帝驚歎。即日趣還原職。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

靖康稱姪稱臣而仍不免于覆亡之禍前鑒昭然建炎諸臣方欲恢復中原力圖中興之業高宗縱不能發憤自强亦何至望風畏葸遽欲去尊號奉正朔甘于卑屈若此及信使未達而烏珠已大起燕雲河朔之衆南下則又以守則無

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于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爲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遣徽猷閣待制洪皓字光弼。鄱陽人。使金。金人拘之。尼瑪哈自東平還雲中。鄂爾多自濱州還燕山。帝遣皓如金。遺尼瑪哈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尼瑪哈廹皓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事豫亦死。不願偷

人奔則無地乞哀于金將徒取不答之辱究無解于航海之追愚儒無能眞不足論矣

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尼瑪哈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眞忠臣也目止劍士爲皓跪請得流遞冷山山即冷峒山亦作冷陘方輿紀要山在故黃龍府北

韓世忠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世忠言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倘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注見前之魚梁驛與苗傅劉正彥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詹剽執之獻于世忠世忠悉送行在斬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王安石蔡京變法流毒固宋室致病之由但至高宗南渡以後宋之宗社朝不保暮其先務自當以講求軍事為急趙鼎乃請將政之闕莫大于安石之配享未罷蔡京之黨未除實迂緩而不切于事即如其言悉罷而廓清之又豈遂能靖外患而維國本乎鼎固南宋名臣而此疏實不免書生膚淺之見抑仍門戶排斥之私耳

六月。大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廷。

時久雨恒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闕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莫大于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以四大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畧。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使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暖之衣。則思二

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
誥言動作。受制于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
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
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順助者。萬無是
理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
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罷右司諫袁植。

植請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字朝美。河間人。等九人。詔以
朕方念咎責已。豈可盡罪臣下。植雖敢言。然導朕以殺
人。此非美事。遂出知池州。

金烏珠大舉南侵。

尼瑪哈鄂爾多既還。烏珠請大起燕雲河朔兵南侵。金
主從之。遂破磁單密州。又破興仁府。帝以金人復來。乃遣工部尚書崔縱
使金。并通問二帝。縱至金。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
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竟死焉。崔縱字元矩。撫

范瓊前此逼遷二帝已為神人所共憤至是復為亂賊苗劉貸死叛逆之跡益彰若不急除其患將不可測張浚不動聲色執之於匕箸之間旋即撫定其衆可為幹濟所惜未能磔肆市曹大快人心耳周禮乃泥綱目連書張浚發建康之文謂浚之所忌者瓊瓊誅然後得行其志竟似浚討僭大憝專為自圖私利黑白混淆是非顛倒尚足與論史事耶

州臨安人。

秋。七月太子旉卒。諡元懿

御營司提舉范瓊有罪伏誅。張浚發建康。

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詔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

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廹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服。賜死。子弟皆流嶺南。瓊旣誅。張浚乃發建康。

升杭州爲臨安府。

初呂頤浩與張浚定幸武昌之議。及浚行。頤浩以爲道遠。饋餉難繼。乃變前論。會滕康（字子濟。宋城人。）張守。陳武昌有十害。不可往。帝從之。遂升杭州爲臨安府。將定都焉。

詔李邴（時爲參知政事。）滕康（時簽書樞密。）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奉隆祐太后如洪州。

太后至建康。會防秋廹。命劉寧止（字無虞。湖州歸安人。）制置江淮

荆湖。隆太后往洪州。百司非預軍事者。悉從。命康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凡四方奏讞。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數。皆隸焉。李邴尋罷以劉珏代之。又命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以衛。過落星寺。在南康府星子縣南鄱陽湖中。方輿紀要。昔有星墜水為石。因名。宋建炎中。孟太后過此建寺。後改福星院。暴風覆舟。宮人溺死者無數。惟后舟無虞。

以杜充同知樞密院事。

充留守東京。以糧絕歸行在。遂有是命。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不聽。朝廷命郭仲荀程昌寓相繼代充。然留守司名存而已。

時非三古而談封建井田皆拘儒不達世變之說況南渡時外逼金兵內擾羣盜中原幾無寸土計夫授由田於何來計井定賦賦將安出勢既扞格難行流弊更無所底止乃當時以為不可少之書適見宋儒之迂濶而已

廣州教授林勳賀州人上本政書。

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今農貧而民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蠶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為桂州節度掌書記

八月。遣使致書于金。金人不答。

時聞金人南侵。而洪皓崔縱未得還。帝求可使緩師者。

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修武郎宋汝爲字師禹豐縣人使金請和致書于尼瑪哈又命呂頤浩遺書劉豫以諭意。與尼瑪哈書曰。古之有國家而廹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諰諰然惟冀閤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

閏月。以呂頤浩杜充。守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始正官名。事具前。

罷起居郎胡寅。

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畧無捍

韓世忠謂不當更棄江淮最爲切要卽以將才而論世忠勦滅苗劉已著成效而杜充爲東京留守糧絕遁歸其優劣不啻霄壤乃以江東節制付之杜充用人已爲失當迨後此開充

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修戰畧二置行臺以區别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彊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于外

詔杜充韓世忠劉光世分屯江東以備金

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俊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必爭之地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于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

敗降而倉皇失據悔亦晚矣南宋是時勢已頗蹙建康臨安所爭無幾然長留淮南以爲屏蔽不更愈于重恃長江乎而樓炤諸說顧以量力知已爲辭視保淮爲末務淮防既撤而江險亦不足憑其失算更甚矣

左右不可無相乃以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王𤫊隸之。韓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充節制。杜充嚴急。光世不樂屬充。曾朝議以隆祐太后在豫章。恐有震驚。乃命光世移屯江州以屏蔽之。

帝如臨安。

考功員外郎樓炤字仲輝婺州永康人。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已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于是帝還臨安。不復議防淮矣。

九月。丙午朔。日食。

金人破南京。

知府凌唐佐字公弼徽州休寧人被執。劉豫因使爲守。唐佐與宋汝爲密疏其虛實。以蠟書告于朝。事泄。豫併其家捕之。唐佐見豫。責以大義。豫怒。殺之境上。

詔周望守平江。

諜報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江浙。詔韓世忠守圌山。在鎮江府丹徒縣東北濱江爲險。福山。在蘇州府常熟縣北。下臨大江。與通州狼山相對。望初由兵部尚書進簽書樞密院事。至是。以爲兩浙荊湖宣撫使。總兵守平江。既而郭仲威降于望。進望同知樞密院事。仍守平江。

道過龍圖閣張邵字才彥烏江人使金。金人囚之。邵至濰州。見達賚。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

臣無拜禮。且具書言兵不在彊弱。在曲直。天未厭宋。而金乃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兵不已。曲有在矣。達賚怒。取所賚國書去。送邵密州囚于祚山砦。祚山。方輿紀要作昨山。在青州府安邱縣東北。金人置砦于此。

金殺故知眞定府李邈。

邈故爲眞定帥。被執三年。金人欲使知滄州。邈笑不答。及是。金下令改易冠服。邈憤詆之。金人撾擊其口。猶吮血噀之。遂遇害。邈將死。顏色不變。南向拜訖。就死。燕人爲之流涕。後事聞。諡曰忠壯。

冬十月。帝至臨安。留七日。復如越州。

時烏珠分兵。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黃入江西。帝遂

如越州。

張浚治兵于興元。

浚至興元。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荊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于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于是辟劉子羽參議軍事。承制以趙開字應祥。普州安居人。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先提舉川陝茶馬事。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馬逾二萬匹。至是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于是大變酒法。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又于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買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為便。時浚

高宗至建康席未暇煖懼淮南之不可保復幸臨安即當奉隆祐太后同往乃以防秋事迫遣人扈駐洪州復自吉而虔兵燹風濤屢瀕危殆且劉光世前此守淮潰走懦怯已可概見

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于開。開悉智慮。于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貲財常有餘。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以其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威武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懽聲如雷。子羽又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字唐卿。之才勇。浚以玠為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金人趨江西。劉光世引兵遁。十一月。隆祐太后如虔州。江西州軍多潰。

烏珠遣當海先取壽春。而自以兵繼之。掠光州。擊破張用軍。聞太后在南昌。遂攻破黃州。知州趙令峸燕王德昭後。

乃令其獨當一面以爲捍禦其不足恃以保衛固無煩再計矣高宗止圖一身奔避之便而不顧母后杌隉之虞其心殆不可問豈待徽欽不還足貽人訾議乎

不屈。被殺。光世在江州。日置酒高會。金人自黃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金兵薄城下。光世遂引兵趨南康。金人入城由大冶五代南唐縣，今屬武昌府。趨洪州。滕康劉珏聞金兵至。奉太后出城。江西制置使王子獻棄洪州走。金人遂破臨江軍。宋置。今江西臨江府是。洪撫袁三州注俱見前。亦破。太后至吉州。方五日。金人追之急。后乘舟夜行。質明至太和縣。隋縣。明改泰和。今屬吉安府。舟人景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滕康劉珏皆遁。兵衛不滿百。遂自萬安宋縣。今屬吉安府。陸行如虔州。后及潘貴妃。開封人。以農夫肩輿而行。至虔州。府庫皆空。衛兵所給。惟得沙錢。市買不售。與百姓交鬭。縱火肆掠。土豪陳新率衆圍城。楊惟忠部將胡友自

外引兵。破新干城下。后稍得安。既而金人破吉州。還居洪州。

帝如浙西。未至。復如越州。

帝初欲幸明州。用呂頤浩計。復還杭州。乃下詔親征。百司有至曹娥江其上流即剡溪。自紹興府嵊縣。流逕會稽縣曹娥廟前。因名曹娥江。其下流亦曰舜江。至三江口入海。者有至錢淸堰即錢淸鎭。在紹興府山陰縣西。錢淸江所經也。以東漢太守劉寵受父老一錢事得名。者。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爲衆寡不敵不若爲避敵之計。遂復詔百司回越州。

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于淮陰。

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杜充承制以立知楚州。金人聞立棄徐州。將赴楚州。乃以兵邀于

淮陰。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曰。同顧者斬。于是率衆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旣入城休士。而後拔鏃。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以范宗尹參知政事。趙鼎爲御史中丞。

二人皆嘗建議避金人。故遂用之。

金烏珠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通判楊邦乂字希稷吉水人死之。

時江浙倚重于充。而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烏珠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

呂頤浩與諸將議遷都時
卽有且戰且避之說其朐

覘[illegible]充不從烏珠遂乘充無備進兵取和州無爲軍遂由馬家渡渡江陷太平州充始遣都統制陳淬字君鋭莆田人及飛帥師迎戰王𤪌以軍先遁淬敗死諸將皆潰充兵亦散烏珠至建康守臣陳邦光戸部尚書李梲迎降充渡江保眞州諸將怨充嚴刻欲乘其敗害之充聞不敢還營居長蘆寺烏珠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降金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烏珠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充至金尼瑪哈薄其爲人久之乃得仕

帝奔明州

帝聞杜充叛降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

中早有航海一著以為長算至是遂進策請行無論他日章安之追幾不免于禍而風濤漂泊詎可久居所謂萬全之地顧如是邪又況奔逃跋涉出入無時實已損威失重乃猶自詡為兵家之奇亦庸陋不知恥矣頤浩處苗劉之變綽有遠謨張浚亦稱其能斷大事何前後之不相符若此豈其才識僅能集羣策以成事而不足獨當一面乎

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盜桑仲據襄陽。

初。張浚承制。以程千秋為京西制置使。軍襄陽。千秋招降劇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有異。命端圖之。端及千秋所部。俱為仲所敗。千秋棄城。自金州前注見入蜀。仲遂據襄陽。京西列城。皆為仲所有。時有邵青者。本五丈河舟人。去為盜。剽掠淮泗間。又江淮宣撫司準備將戚方。擁衆為盜。犯鎮江。殺守臣胡唐老。進陷廣德軍。既而方為岳飛所敗。降於張俊。青後降而復叛。聚其衆於崇明沙。劉光世令王德討之。諜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罪。德獻諸行在。廣德軍。宋置。今安徽廣德州是。崇明沙。

即今太倉州崇明縣。唐宋時疊漲三沙。鼎立海中。其東沙。即舊縣所治。後已屢遷。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砦人。

韓世忠自鎮江退守江陰。（今常州府江陰縣。宋為江陰軍。）十二月。金烏珠破臨安。遣兵渡浙追帝。帝航于海。

烏珠自建康趨廣德。殺守臣周烈。遂過獨松關。（在杭州府餘杭縣西北獨松嶺上。為江浙二境要隘。）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遂抵臨安。守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塘縣令朱蹕（湖州吉安人。）死之。烏珠聞帝在明州。遣阿里富埒渾帥精騎渡浙追之。帝乘樓船入海。次于定海縣。（五代吳越置望海縣。宋太平興國中。改名定海。即春秋甬東也。注見前。）留范宗尹。趙鼎于明州。以俟金使。又謂張俊曰。若能捍敵成功。當加王

爵呂頤浩奏令從官以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于是郎官以下多從衛越四日帝舟次昌國縣（宋置明改為衛在今寧波府象山縣西南）

江淮統制岳飛敗金人于廣德

飛率所部自建康躡金人于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鍾村（在廣德軍州境）無見糧將士忍饑秋毫無犯金所籍兵爭降附之

金人破越州遂趨明州張俊使統制楊沂中迎戰于高橋敗之

阿里富埒渾入越州。宣撫郭仲荀奔溫州。知府李鄴降。通判曾忞（字仲常。鞏之孫。）死之。富埒渾遂濟曹娥江。至明州西門之高橋。張俊使統制劉保與戰而敗。楊沂中等復殊死戰。沂中舍舟登岸。知明州劉洪道帥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數千人。金使來召人至砦計事。俊使小校往。金人與語。欲入越州請降。俊拒之。戒將士慮敵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伏弩。閉關自守。

庚戌四年。（金天會八年。）春正月。金人破明州。屠其民。遂襲帝于海。帝走溫州。

是月朔。西風大作。金師乘之。次日復攻明州。張俊劉洪道坐城樓。遣兵掩擊。殺傷大半。金人奔北。死于江者無

數夜拔砦退屯餘姚。而遣人請濟師于烏珠。明日。帝移次台州章安鎮。本後漢縣。隋廢爲鎮。今曰章安市。在台州府臨海縣西南。越四日。烏珠遣兵與阿里富埒纏。復攻明州。張俊懼。帥師趨台州。劉洪道亦遁。越九日。金師乃入城。屠其民。乘勝破昌國縣。聞帝在章安。以舟師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舶擊卻之。金人引還。帝發章安。如溫州。泊于港口。續綱目作帝聞明州破。移次章安鎮。考宋史高宗紀。丙午。帝次章安。己未。金破明州。相距十有四日。今依本紀次序改輯。

金洛索破陝州。知州事李彥仙死之。

彥仙在陝。蒐軍實。增陴濬隍。盡爲戰守備。遣都領邵興復虢州。金將烏嚕。舊作烏祿。今改。來攻。彥仙敗之。洛索聞之。自

曲端桀驁不馴屢形跋扈張浚非不知之特以其臨陣威聲尚堪制勝爲朝廷惜禦侮之才故以百口保端明其非叛委任不疑雖甚孱劣之人亦當爲之感動出死力以相報況乃陝州之圍復挾彥仙私嫌不遵檄赴救儼然仍以王庶待浚浚見其怙終若此尚安望其同心集事乎他日泰州之獄雖由讒譖而成

蒲解率兵大至彥仙又大敗之洛索僅以身免彥仙度金必併力來攻即遣人求兵于張浚已而洛索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來分軍爲十以正月旦爲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常數出兵與戰既而食盡告急于浚浚檄曲端以涇原兵援之端素嫉彥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彥仙日與金戰洛索竒其才誘啗百端彥仙悉斬其使力盡城破彥仙投河死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者洛索怒盡屠之

金以韓企先燕京人爲尚書左僕射兼侍中

時金方議禮制度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

而其致禍者可謂非自取也

革。咸取折衷。

二月河北盜酈瓊字國寶相州臨漳人。降于劉光世。

瓊初隸宗澤。澤死。調戍滑州。金人南下。戍軍亂。殺其統制。推瓊爲主。瓊因誘衆勤王。行收兵。比渡淮。有衆萬餘。至和州。爲金當海所敗。遂率衆降于光世。詔以爲楚州安撫使。

以盧益李回權知三省樞密院事。

御史張延壽論滕康劉珏不能憂國。使太后涉險。爲敵人追迫。遂俱免。而以益回代之。

金人屠潭州。

金既破江西諸郡。乃引兵趣湖南。遂破潭州。將吏王睞

劉价。趙聿之戰死向子諲字伯恭敏中元孫。率兵奪門而出。金兵遂大掠。屠其城而去

金烏珠引兵北還。

烏珠還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可遵陸。取道秀州而北。金游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知府湯東野棄城遁。烏珠入城。縱火焚掠。死者五十萬人。烏珠遂入常州。鎮江府。既而侍御史沈與求論望罪。謫連州安置。沈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

金人入東京。

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爲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于金。

鼎州人鍾相作亂。尋伏誅。其黨楊太復叛。

金人去潭州。羣盜大起。相嘗以左道惑衆。因結集丁壯。以捍敵爲名。自稱楚王。改元天載。攻陷澧州。既而孔彥

舟擊相。（時初降。）彥舟擒送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衆于龍陽。（三國吳縣。今屬常德府。）太又名么。蓋楚人謂年少者爲么云。（後太衆日盛。自稱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子儀爲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

三月。遣使迎隆祐太后于虔州。

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己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卽奉迎。以愜朕朝夕慕念之意。遂遣盧益。及辛企宗。潘永思等奉迎于虔州。

夏四月。金人入潼關。曲端使吳玠拒于彭原。（在慶陽府寧州故彭原縣西南。寰宇記。隋因原名縣。）敗績。端走還涇原。（宋史曲端傳作涇州。考宋涇原路。治涇州。端退還本鎮。故宋史與綱目。互舉言之。）

金洛索既破陝。遂長驅入關。攻環慶。曲端遣吳玠拒于

彭原。而自將屯邠州。玠先擊金人敗之蘢里干攏而汶。（金人目之曰帝哭郎君。）洛索整軍復戰。玠軍敗績。端退屯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怨端不爲援。大罵之。由是二人有隙。金人雖勝玠。以端全軍退去。且時方盛暑。遂復還河東。

帝還越州。

金人退。帝將西還。召羣臣議駐蹕之所。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范宗尹曰。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圖關陜。則兩得之。帝曰善。遂發温州。至越州。下詔親征。巡幸浙西。尋升越州爲紹興府。

韓世忠邀擊金烏珠于江中。大敗之。走建康。復引兵襲世忠。世忠敗績。烏珠遂趨江北。

金山屹峙江心何能馳騎且烏珠是時志在濟江豈肯行次中流舍舟以臨險地致有疑當日金山與南岸相連屬者不然浮玉之名即取其無所附麗而樹影中流鐘聲兩岸唐時名句流傳蘇軾亦有阻風金山之作則山之不能通陸自昔已然方輿紀要因于金山下增對岸二字謂廟在銀山殊無確據況世忠戍焦山與金山銀山東

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在松江府青浦縣北。以青龍江名。中軍駐江灣。鎮名。在太倉州寶山縣南。吳淞江口。後軍駐海口。欲俟烏珠師還擊之。及烏珠由秀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金師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山在鎮江府丹徒縣東江中。後漢處士焦先隱此因名。烏珠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在丹徒縣西北江中。與焦山對峙。本名浮玉山。以裴頭陀開山得金。因改名。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起。詰諸獲

西相距均遠登眺亦無所見兵爲傳會顯然惟王象之及熊克皆云廟在北固較爲可信蓋北固踞江南岸既得振策以馳而出居東北與焦山正直故可登之以覘虛實二人皆以宋人紀宋事自當得實非若宋史成自元時僅據傳聞而不詳形勢徒滋後世之疑議也至謂一人紅袍玉帶墜而復馳者即烏珠其說尤誕金源衣服至大定明昌間始酌用中國制度其初必無褒衣博帶之人況身臨戰陣安有服袍玉以從事者其爲宋人誇飾附會無疑即此可證金山

者。則烏珠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能濟。俘獲甚衆。虜烏珠之壻龍虎大王。烏珠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烏珠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在江寧府上元縣東北。大江至此寖深廣。橫濶三十里。烏珠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在黃天蕩南。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烏珠從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邀擊于新城。亦曰北城。在句容縣北。大破之。烏珠乃復自龍灣。市名。在上元縣西北。出江中。趨淮西。會達賚自濰州遣貝勒塔葉舊作孛堇太一。今改。後仿此。引兵來援。烏珠乃復引

馳馬之荒唐矣

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于黃天蕩。塔葉軍江北。烏珠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綆貫大鈎。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烏珠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烏珠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烏珠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于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箬篷。則不攻自破矣。烏珠從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烏珠以小舟出江。

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烏珠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燄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烏珠遂濟江屯于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烏珠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遷趙鼎爲翰林學士辭不拜呂頤浩免

初御營司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顓恣中丞趙鼎嘗疏論之及聞韓世忠敗金人頤浩請帝幸浙西下詔親征帝將從之趙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鼎異已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乃上言陛下有聽納

呂頤浩在位專恣不爲無罪但其請幸浙西下詔親征持議未爲大謬鼎何故

反力詆之而高宗一聞鼎說毅然聽從頤浩遂因此罷相高宗非果賞其忠諫也蓋鼎前此衆寡不敵之說及此時不可輕舉之謀與高宗畏懦苟安隱相契合故不覺言之如水投石耳至其兩次晙官皆堅卧不受乃宋人矯抗結習且樂居言路以便其攻訐也論者乃謂頤浩欲以官啗鼎而鼎之固辭爲不入其黨審是則必遷除非由朝命而後可顧中丞之拜出謂其因議避而擢用則學士吏部之遷又安知非因扈親征而晉秩耶

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臣之威。堅臥不出。上疏論頤浩過失。凡千餘言。頤浩因求去。詔以頤浩倡義勤王。宜從優禮。乃罷為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而復命鼎為中丞。諭之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于卿見之。

留守司統制牛臯字伯遠汝州魯山人。追敗金人于寶豐宋縣。今屬汝州。

金兵下江西者。聞烏珠北還。亦自荊門注見前。引去。留守司統制牛臯潛軍邀擊。敗之于寶豐之宋村。

五月。岳飛襲金人于靜安鎮名。在上元縣西北。其旁即龍灣市。敗之。

烏珠既濟江。金人在建康者大肆焚掠。執李梲陳邦光等。自靜安渡宣化。亦鎮名。在六合縣南。而去。梲道死。邦光歸于劉豫。岳飛邀

擊金人于靜安鎮大敗之初杜充之敗也其將士潰去多行剽掠獨飛嚴戢所部不擾居民士夫避寇者多賴以免。

以翟興等爲荊湖淮南諸路鎮撫使分地處之。

時京東西荊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蠭起大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于帝曰羣盜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善之乃以翟興等並爲鎮撫使分地界焉翟興河南府孟汝唐州趙立楚泗州漣水軍（今淮安府安東縣宋爲漣水軍）劉位滁濠州趙霖和州無爲軍李成舒蘄州吳翊光黃州李彥先海州淮陽軍薛慶高郵天長軍。

未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州漢陽軍，解潛荊南府歸峽州荊門公安軍，程昌寓鼎澧州，陳求道（字德之，咸寧人。）襄陽府鄧隨郢州，范之才金均房州，馮長寧順昌府蔡州軍興，聽便宜從事，俾立顯功，許以世襲。然李成、薛慶輩起于羣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先等皆潰將，既無統屬，有急又不遣援，故諸鎮鮮能自守。尋又以孔彥舟爲辰沅靖州，郭仲威爲眞揚鎮撫使。

既而陳求道爲劉忠所執，罵賊死；劉位爲盜所殺；薛慶與金人戰揚州城下，敗績，死之；李彥先引兵援楚州，亦敗死；馮長寧叛附劉豫；吳翊棄城遁走；郭仲威謀據淮南，通劉豫，王德襲執之，送行在，伏誅；其李成、孔彥舟降劉豫；翟興爲下所殺，事別詳後。

金人圍楚州

金達賚圍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

金兵於地下攻城未嘗久駐張彬謂洛索孤軍深入乘其初至而擊之未爲非策曲端乃欲按兵據險時出兵擾其耕穫且欲遲一二年以待其困斃並爲保疆以俟十年之計所見殊謬金人所至並未以屯墾爲事不過因宋地之糧即擾之使不得安食及將徙而轉攻他郡耳豈肯株守一

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鈎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至是。烏珠將北歸。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烏珠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

六月。罷御營司。以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

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詰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洛索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于我。我今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斃。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爲

閒坐待宋人之積久以圖之耶曲端妄議沮撓軍事徒惑人心罷斥亦不爲過而論者以端後此死非其辜並此事亦歸罪張浚實非持平之見也

然。及烏珠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于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以岳飛爲通泰鎮撫使。

張浚薦之也。飛辭乞淮東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不聽

金烏珠引兵趨陝西。

時張浚以金兵萃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烏珠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金主亦以洛索尋攻陝西。所下城邑。旋復拒

守。因其請益兵。命鄂爾多往監其軍。

張浚遣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

金徙二帝于五國城。詳見前。

金將立劉豫。乃徙二帝于五國城。去上京東北千里。徙此踰月。太上皇后鄭氏崩。洪浩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栗麪等獻二帝。始知帝即位之實。

建人范汝爲作亂。

時方艱食。民從之者甚衆。州遣兵出戰。爲所敗。賊勢滋盛。統制李捧捕之。官軍大潰而遁。詔福建安撫使程邁會兵進討。時汝爲已破建陽。乃移命神武副軍統制辛

金宗討之。

八月。隆祐太后至越州。

以桑仲為襄鄧隨郢鎮撫使。

范宗尹念鄉國被禍。請赦仲罪而授以官。從之。

九月。金立劉豫為齊帝。

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尼瑪哈南侵。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烏珠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達賚。請立己。達賚許之。乃言于尼瑪哈。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邪。元帥盍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

南渡諸將世以張韓劉岳並稱然當日始終未嘗敗衄者獨岳飛耳韓世忠雖時見失利而戰功尚可指數至張俊輩之少著微勞不過削平內地羣盜其與金人遇未嘗不望風鼠

尼瑪哈從之。乃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議遂定。達賚以聞。于是金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冊。立豫爲大齊皇帝。世修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九月。豫即位。都大名府。以子麟爲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弟益爲北京留守。冊其母翟氏爲皇太后。妾錢氏爲皇后。改明年爲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僞仕于豫而其家屬在東南者。悉厚加撫䘏。

詔劉光世督諸軍救楚州。光世不進。鎮撫使趙立死之。楚州破。

楚州被圍久。立遣人告急。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州。光世將王德酈瓊

甚也即如楚州之役張俊
既畏縮辭避至五降御札
而光世訖不奉行逮後劉
麟要金師南下光世坐視
遷延棄廬州不守反告趙
鼎以何事為他人任患幾
有無君之心高宗不能明
抵其罪光世得以榮寵倖
終而史官亦概以中興佐
命目之無識甚矣

等多不用命惟岳飛僅能為援而衆寡不敵帝以書趣
光世會兵者五光世訖不行金人知外援絕進攻東城
立登磴道以觀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
能為國殄賊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
餘城始破所俘磔以示衆未嘗獻馘也事聞贈奉國節
度使諡
忠烈

張浚使都統制劉錫帥五路之兵與金洛索大戰于富平
敗績浚退軍秦州

浚聞烏珠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
七萬匹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

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與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吳玠。郭浩字充道。龍干人。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將戰。軍中詐張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敵。金洛索撫掌大笑曰。聞曲將軍已得罪。何紿我也。遂擁兵驟至。宋元通鑑。以詐張端旗。爲富平再戰之事。係端死後。考宋史張浚傳。無再敗富平之事。通鑑蓋本羅大經鶴林玉露說。不足據。今採岳珂桯史輯法。已而金人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

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金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金乘勝而進關陝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既敗退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于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是役也金洛索巳病既戰烏珠左翼軍將郃洛索以右翼力戰遂敗浚軍未幾卒

冬十月金人縱秦檜還

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達賚為其任用達賚信之及南侵以為參謀軍事又以為隨軍轉運使達賚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己者

秦檜自金挈孥而歸爲逃爲縱俱不足深論惟是高宗之懷安厭兵與不願徽欽返國端倪早已流露以檜之奸必更能窺測隱微故首以求和書草爲對高宗一見即許爲樸忠稱爲佳士固已墮其術中矣

孥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㮚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達賚。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達賚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樸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拜禮部尚書。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金解仇息兵。則自檜始。蓋檜首倡和議。故達賚陰縱之使還也。

十一月。趙鼎罷。以富直柔。字季申。弼之孫。簽書樞密院事。

上欲以副都統辛企宗爲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持不下。帝不樂。遂罷鼎提舉洞霄宮。欲申企宗前命。謝克家是秋八月。拜參知政事。曰。如此。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負謗于天下後世也。

日南至。帝率百官遙拜二帝。

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後正旦亦然。

以王彥爲金均房州鎮撫使。

時所在盜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覷。桑仲既陷均房。遂乘勢直擣金州白土關。在陝西興安州平利縣東南。與湖北鄖陽府竹溪縣接界。衆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以申

贖請于彥曰仲于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遣統領閔立為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在鄖陽府房縣）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鬭仲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山名在房縣西北）遂復房州張浚以彥為金均房州鎮撫使

張浚退軍興州遣吳玠守和尚原（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南大散關之東）以拒金

時金人盡破涇原諸州軍叛將慕洧復引金兵破環慶遂入德順軍（注見前）浚聞之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

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在漢中府沔縣北）棧道（注見前）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扼險于鳳

翔大散關東之和尙原。以斷金人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宋縣。屬岷州。故城在今秦州禮縣。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十二月。金人侵熙河。副總管劉惟輔死之。

金人掠熙河。惟輔擊敗之。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熙河尙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爲金人所執。捽以去。惟輔曰。死犬斬即斬。吾頭豈汝捽也。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邪。卽閉口不言而死。所部亦多不屈被殺。

定差役法。

初帝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嘆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次。即至破家。及即位。深加講議。乃定差役法。以二十五家爲一保。十大保爲一都。內選才勇物力最高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烟火之事。一年得替。其次有保長。二年得替。又有戶長。主催一都人戶夏秋二稅。一稅一替。若品官之家。並得免差。而限田有制。一品限五十頃。至九品五頃。子孫減半。蔭盡則役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經省試者。許募人充役。軍丁。女戶。及孤弱。悉免。

金人大索客戶。拘殺之。

金密諭諸路。令同日大索兩河之民。及拘行旅于道。凡三日而罷。應客戶並籍入官。刺其耳爲官字。鎖之雲中。

及散養民間立價鬻之或驅之于韃靼諸國以易馬蓋

既立僞齊以舊河爲界恐在北者逃歸豫地故爾欒壽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尼瑪哈必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之被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往往乞食于途尼瑪哈見其多恐或生事聚三千餘人坑之

辛亥紹興元年金天會九年春正月以張俊爲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

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尤悍强連兵數萬有席捲東南之意多造符讖幻惑中外久圍江州呂頤浩救之不克時頤浩爲江東安撫制置大使爲成將馬進所敗江州尋陷朝廷患之以俊爲招討使俊請岳飛同討許之未幾李成復陷筠州筠州唐置今江西瑞州府是

二月以秦檜參知政事

三月張俊岳飛大敗李成于樓子莊（在江西南康府建昌縣長山西南）羣盜皆遁

俊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欲豫章介江筠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在南昌府新建縣西一名南昌山）俊歛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為怯俊諜知賊怠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亦曰生米潭上有市又曰生米市在新建縣西南）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為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

史稱岳飛行兵張岳字旗以懾敵蓋其後威望衆著藉此以先聲奪人而樓子莊之戰則不盡然蓋飛設伏已定正欲以兵少誘賊使賊但見其易取而不復致疑斯爲制勝之要若徒以旗幟虛名謂操勝券猶淺之乎論飛矣

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即長山在建昌縣南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俊與飛遇成于樓子莊大破之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去因呼俊爲張鐵山遂復江州與國軍宋置今湖北武昌府與國州是等處羣盜皆遁已而俊引兵渡江追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馬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張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用遂率衆降江淮悉平俊奏飛功第一部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孔彥舟本

李成黨孛壽爲蘄黃鎭撫暴橫不奉法明年朝廷將以兵執之彥舟遂以所部叛降劉豫

武功大夫張榮擊敗金兵于興化（五代楊吳縣今屬揚州府）達賚北遁

榮本梁山濼漁人聚舟數百以刼掠金人杜充時嘗借補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人退榮襲據通州聯舟入興化縮頭湖（在縣東亦曰率頭湖後名得勝）作水寨以守金達賚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寨榮率舟師與之遇見金戰艦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淖不能前乃舍舟登岸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及陷泥淖者不可勝計俘馘五千餘人達賚收餘衆奔還楚州退屯宿遷尋北去榮告捷于朝遂以榮知泰州

張浚退屯閬州分諸將守川陝

先是。金破鞏河。樂蘭。廓積石。西寧諸州。盡有涇原。熙河二路。至是復破福津。本西魏覆津縣。唐改福津。元省。故城在今甘肅階州。蹂同谷。西魏縣。元省。故城在階州成縣。以迫興州。浚遂退保閬州。而以張深為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趨益昌。注見前。王庶為利夔制置使。節度陝西諸路。知興元府。未幾。復以吳玠為陝西都統制。

夏四月。隆祐皇太后孟氏崩。謚昭慈獻烈。

詔權攢不葬而掩其柩曰攢于會稽縣之上皇村。

金襲西遼和勒端舊作曷董。今改。城。方輿紀要。在故庭州東北。不克。

金聞耶律達什在和州遼置。在漠北。之域。恐與夏人合。遣使索之夏國。報以境土不相接。亦不知達什所往。尼瑪哈

以耶律伊都遼之近族。必知其巢穴。以番漢及女眞軍萬人付伊都。使攻達什于漠北和勒端城。臨行。質其妻子。仍起燕雲河東夫運餉。和勒端城去雲中三千餘里。是行也。三路之夫死者不可勝計。

劉光世復楚州。

秋。七月。封太祖後令話燕王德昭元孫。爲安定郡王。

先是。下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宗初封子孫一人爲安定郡王。令其封久不舉。有司具上應襲封者。至是。以令話爲安定郡王。自後襲封不絕。

范宗尹免。

宗尹有才智。年三十爲相。毅然以國事自任。然爲政多

曲端抗違軍檄坐視危急不援以致城陷將歿奚止再三坐以失律之誅亦不爲枉王庶以前諸事即不追咎而陝州彭原之致敗皆張浚所目擊若彼時即請朝命誅之誰得而議其非者乃于事後信萋斐之讒羅織逮繫且以非法致之死恭州之獄論者咸以爲冤浚實不能辭懷私專殺之罪矣

私憂爲言者所詆奏檜從而擠之帝亦惡其爲人會侍御史沈與求奏其罪狀遂落職

八月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

浚既敗于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于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卻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于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遂深憾之及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縶維端以紙糊其口熁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愛之甚

于子息及在獄聞康隨至呼天者數聲又連呼鐵象可惜者復數聲既死不旬日鐵象亦斃

以汪伯彥爲江東安撫大使既而罷之張守免

時黃潛善已死張守復薦用伯彥侍御史沈與求論劾之詔伯彥復褫新職守亦引疾辭去

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范宗尹既去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詔贈程頤直龍圖閣

九月以呂頤浩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時江淮初定命頤浩仍兼宣撫頤浩先爲江東宣撫見上頤浩敗賊

張琪于饒州。遂拜少保復相。及入對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禦外侮。而閩寇最急。廣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未經殘破。若非速除。爲害不細。帝深然之。

復修日歷。

翰林學士汪藻言。本朝宰相皆兼史官。故書榻前議論之詞。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謂之日歷。所以備言垂一世之典。苟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何以示來世。帝從之。即以命藻。

長星見。詔求直言。

冬。十月。吳玠及其弟璘大敗金烏珠于和尙原。烏珠遁。

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尙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

守計。時關隴六路盡破。止餘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邀殺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默呼舊作沒立今改自鳳翔額勒濟格舊作烏勒折合今改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額勒濟格先至陣北山索戰玠命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默呼方攻箭筈關。即箭筈嶺。岐山最高處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于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于是烏珠會諸帥率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玠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

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遞發不絕繁如雨注金人稍卻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于神岔溝名在隴州南吳山下以待之金軍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烏珠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鬄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刼玠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初置見錢關子

時命張俊屯婺州有司請椿辦令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入中以結軍食商人執關子于榷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于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榷貨務又止以日輸三

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

十一月。以孟庾爲福建江西荊湖宣撫使。韓世忠副之。

辛企宗討范汝爲不克。其勢益熾。乃命庾爲宣撫使。世忠副之。發大軍由溫台路入閩。汝爲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建州。

十二月。盜曹成陷道州。

成初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漢縣今屬長沙府。湖東安撫向子諲招之。成聽命。子諲遣兵扼衡陽。唐縣今爲衡州府治。欲圖之。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己。即擁衆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諲而去。已而統制馬廣遣人諭成。子諲始得釋。

金以陝西地畀劉豫。

先是。豫置招受司于宿州。以誘逋逃者。至是。金復以陝西地界之。于是中原盡屬于豫。